

清代
叢刊
舊叢編

俞樾著

二

卷之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二百十

二百十一

二百十二

二百十三

二百十四

二百十五

二百十六

二百十七

二百十八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p

會叢編卷四

清 曲園居士纂

劉宏甲

劉宏甲。字天繩。單父之城南人也。父字曰具瞻。以康熙十年經歷雲南澂江府道。遠故。宏甲及其弟宏基奉母趙氏留於家。及吳藩難作。不通問數年。寇平。道復通。宏甲與其弟。亦已先後為弟子員。乃以尋親事。請於母曰。宏基可任子職。願無以兒為念。於是。以壬戌七月。攜一僕渡河。越二月。達貴州平越府。及其僕病於旅次。無何僕死。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為。會居停主人王良梧者。素慷慨好義。聞哭聲。訊而心憐愛之。曰。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事吾將為若謀。於是良梧為營葬其僕。而宏甲病亦少差。因以言察其意曰。甯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澂江者乎。良梧唯唯有間。又問曰。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之地。而欲求可與俱。殆非吾所知。可知獨有吾耳。宏甲感極而泣。因以酒酌道路之神。約為兄弟。離平越而去。是時越州土寇起。城鎮戒嚴。常露宿而幸無虞。良梧力也。又宜良縣裁軍。刦略路人。大哨坡遇數騎。持刃怒逼。良梧哀告以尋父事。賊義之。不死。腰纏外舍衣被於地。曰汝好人。留此禦冬。而良梧所分挾。

金獨以智匿得全。故可資以達澂江。然澂江經歷司已有別員。詢舊胥始知其父住永昌數年矣。宏甲念當更行二千餘里。辭良梧。良梧曰：「為德不卒。吾嘗以為惡行耳。他無可言者。」及至永昌。始聞其父實在騰越州之界頭鎮。州過府治三百餘里。界頭又西行百二十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皆在其北。有永昌張媼。買一山居焉。而具瞻為其贅婿。宏甲喜。倍道重趼至其門。疾入而呼。有長須出曰：「來奚自。且何音似山東。蓋此疇昔從任之僕從也。」有頃。父亦出。宏甲跽捫其足而哭。父愕然曰：「子為誰？」曰：「我子某也。」乃亦撫其背而哭焉。於是問家事畢。命宏甲以諸母之禮見張氏。張故賢。亦為慶勞云。乃婉言開導張意。以癸亥十月奉親還單父。王良梧至鎮遠始別去。其籍本山西平陸。後一年來省。分以田宅。並其弟有妻子於單。成土著。以嘗與宏甲約為兄弟。不忍離也。其後具瞻卒。張氏與趙氏居甚歡。及既葬。亦以疾卒。宏甲附其柩於父。使張之義男宏兆主祀事。以昔母子之養田三百畝盡予之。見盧錫晉尚志堂集。

徐仁寢

徐安世。字明倩。號仁寢。考諱廷錫。號穀。以長子韶階貴。封中憲大夫。君齒居季。天性至孝。輕財好施。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明天啟朝。魏璫用事。令其黨崔文昇來江南。

名為督漕。實則乘閒抵隙，借以排陷搘紳家。而穀我性嚴，穀素不悅於里胥，遂以官戶誤漕。羅織穀我名以上。於是文昇疏入。緹騎猝至，急命縣令逮人赴淮就質。穀我不得已，拂袖欲往。君牽衣泣曰：大人老矣，奈何遠行？且邇者魏璫柄權，擅作威福，舉朝士大夫俱橫被刑僇。官署一空，而伯兄居官久，為羣小所側目。大人往知必不免，兒願乞哀緹騎，請以身代死。生聽之，穀我強留之不可，乃行抵淮。文昇兀坐堂上，詰責君堂下。君反復抗辯，不少屈。文昇怒杖君。君隨杖下斃。家人輿尸出，悲動行路。猝遇黃冠道者從東方來，熟視之曰：死者尚可生也。爰取袖中末藥置創處。君立醒。黃冠倏不見。或者歎為神助云。文昇信君死事得解，君扶創歸。父子相抱大泣。繼復引觴大笑。由是邑中咸稱君孝子。名籍甚。厥後懷宗即位，魏璫伏誅，然國脈已大傷。君遂棄舉子業，鍵闥遁世。時時以詩酒自娛。入國朝，與鄉黨二三君子唱酬往還，嘵傲山水。論者謂有陶阮風致焉。見儲欣在陸草堂集。

瞿秋崖

瞿秋崖，名士麌，字漫雲，上海邑庠生。性孝友。父病劇，夜籲天乞滅己年，以益親算。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後遭母喪，亦如之。其篤於至性如此。初江南巡撫朱國治

性殘刻。尤與士大夫為讐。命守令查逋賦者。臚列其名。以上聞。且謂不重懲。無以示警。於是閩省搢紳之官於朝者。居於鄉者。或宦於四方者。自科目貢監以至諸生。其甲戶之名。有欠一兩。或五錢。下至於三五釐者。無不被褫革。繫囹圄。而郡邑庠中文學之士。無一二存者。秋崖之長兄青岑。時為粵西岑溪令。有政聲。而竟以逋糧。幾被逮。秋崖與仲兄為墓相對泣曰。伯氏曾邀恩典。榮及父母。家之賴也。我名可黜。兄名不可玷。于是為舉代其兄下獄。秋崖盡鬻其田。代償厥逋。卒之。青岑以降級免。而秋崖竟坐詿誤。其孝而能友。又如此。庚子辛丑間。士之艳奇才。負積學。而以此案終其身。淹没不彰者。不可勝數。而秋崖則以友愛得之。於是江東之人。無不啧啧。操觚之士。無不出其門。咸謂之江東夫子云。秋崖有子曰標奇。其文品一如秋崖。秋崖父子之在里門也。各館於某氏家。歲時伏臘。從館歸。父子相聚談。燭不再跋。不休。及卧。不歸私室。父子必同寢。父抱予足。予抱父足。一若慈母之戀嬰孩。嬰孩之戀慈母。雖頭白未嘗有異焉者。嗚呼。孝子之後。必生孝子。於秋崖父子信之。閩存堂集

張麒

張孝子名麒。字瑞徵。山陰人也。長於京師。十八歲遭閩賊之變。城陷時。孝子父楚遊

未歸急匿其母他所。旋挈其妻賊已大入。度不免。呼妻剗其首。仆復橫擊其面。鼻吻俱斷。乃去。遇賊縛之。榜烙無完膚。罵不屈。給賊登樓。自後竄踊身下。問絕樓下故亂石堆。無寸隙。蘇視石割然開。身無損。忽一老扶杖至。二犬躍躍隨之。跪請救。老人曰。吾覓爾久矣。急去。吾救爾。言畢不見。出果兔。又聞道涉海溺焉。若有物負之出。得不死。妻被刃亦未殊。三日夜氣不絕。救之復生。終身不怨。又為夫置側室。乃前十年死。

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將軍

王將軍名好智。其先山東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衛。少從戚將軍繼光游。戚甚重之。教以兵法。中萬歷某科武鄉試。歷任邊疆最久。及遼左兵興。隸島帥毛文龍麾下。年已五十餘。累功至副將將軍。為人高顧長須偉幹。沈勇多力。挽弓八鈞。揮雙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後文龍以譖死。將軍懼得罪。帥壯士五百人。入海島漁獵自給。久之。聞周將軍遇吉鎮甯武關。遂往依焉。當是時李自成勢甚張。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甯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戰不利。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尚能盡一豬首二鵝。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

周將軍曰。止。賊勢大。將不支。我且死。翁無疆場責。無祿。胡為爾。翁去矣。將軍毅然曰。
吾曩不食君祿乎。今得効死報國恩。幸也。且公遇我厚。我不應死報公乎。我八十矣。
更何求。言罷。目閃閃。慷慨奮袂。推案起。周將軍壯之。相與痛飲。披甲上馬。時大風起。
沙飛晝晦。周將軍出南門。當賊鋒。將軍由北門出。為奇兵橫擊之。賊列陣十餘里。將
軍揮鞭大呼。競入賊。披靡殺數百人。顧賊眾。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
圍。則深入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難與敵。乃選善射
者千人。環射之。麾下士俱盡。將軍力不支。遂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
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夫人劉氏。率內丁巷戰。亦殺賊無算。被磔。與將軍三首同
懸市上。見者流涕。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中。尋將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間。泥
沒腹。箭集身如蝟。鐵鞭一倚。鞍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印大哭。即馬傍求之。得一臂
一束帶。臂有誌。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鐵鞭負之。奉其臂。與將軍之孫永命。
招魂而葬之。

觀王源居集

曲園居士曰。周忠武死甯武關。事跡甚著。而王將軍事無知者。不可不表而出之。
也。俗傳周忠武為亂箭射死。殆即由王將軍事而訛。

秦舍人

秦舍人敬傳字公麟京師人勇敢多智畧人有急則毅然出為排解力護持之孫某者布政使子舍人妹婿也夙無行與舍人有隙閩賊陷都城孫為賊獲索金十萬繩其脣孫謬曰吾有金數萬匿內兄秦生所得秦金即得賊果繫舍人舍人至見孫輒轉哀號睛突出寸許遽呼曰渠實有金付我釋渠即有金賊喜釋之顧舍人曰金安在舍人笑曰安所得金賊怒曰若適言有金誑寸磔矣舍人復笑曰非誑也實有金顧危城中我貧士土垣敗牖數萬金匿何所我蓋受而藏之百里之外公請釋之去身在過十日無以獻鼎鑊惟公命賊渠共十八人方擁婦人飲酒噴曰此秀才亦邁矣雖然而公烏能待而以十日三日可舍人即曰三日可賊大喜縱孫去而與舍人飲酒大醉期三日後納金無爽舍人歸念計無所出惟罵賊死耳俄道逢一賊從百許人呵而過顧見舍人大呼曰若非秦郎耶今將安往視之則故孫氏家奴從賊為裨將者下馬握手慰勞舍人泣告以故奴問十八人名曰此妄耳此甚微何得索人金郎君無恐即引以見一賊魁請令往縛十八人者悉斬之舍人乃得脫舍人為丈縱橫奇宕名重庠校及鼎革益貧文益高癸卯始登賢書甲辰成進士丁未授內閣

撰文。中書舍人。見王源居業堂集

高文彩

高文彩字奎所京師人初為信王書堂官龍飛授錦衣衛百戶晉千戶聞賊陷京師文彩拔刀顧其子必卿曰我布衣從龍得至此不能為國殺賊一死不足報國恩我欲全家死國爾得無怨乎必卿應聲奮衣拔刀起先自殺其妻文彩亦殺其妻家人大呼擾亂闔門男女無少長皆手刃之一孫甫數歲乘間匿牀下呼之不應其父頓足曰惜失此兒父子遂相向自剄越二日其從兄文極使人偵之見屍骸相枕藉驚哭謂為賊所屠孫聞人聲自牀下走出使者曰若非某郎君耶抱持之哭且問故孫具言歷歷如成人且曰阿翁連呼我不應我兩日未敢出使者負之歸文極大驚棺斂之父子猶手握刀不釋見王源居業堂集

李若連

李若連字方山上林苑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授錦衣衛千戶掌北鎮撫司坐失出降秩二等革任家居壬午起補南鎮撫司僉書賊犯京師與駙馬都尉鞏永固守崇文門城陷歸書絕命詞于几曰上林李若連為官不愛錢身名豈肯辱清白及黃泉冠

帶縊死。後賊居其室。見絳衣人奮拳毆之。賊畏之。他徙人謂李公為厲鬼殺賊。云王見

源居業
堂集

王百戶

王百戶逸其名。亦京師人。官錦衣。與庶吉士周鍾善。鍾主其家。賊圍城。百戶知不可守。與鍾約同死。鍾佯許諾。城陷。百戶繫兩繩於堂。酌酒謂鍾曰。此我兩人報國時也。鍾俯首默不應。百戶又曰。君名重當時。死即千秋。不則不值一錢。我平日重君。以君讀書稱學者。今可猶豫持兩端乎。鍾唯唯。頃之易服。竊出降。百戶追及門。力挽之。鍾絕帶去。百戶歎曰。周鍾降賊。不唯負國。且負我國家設科目取士。所得乃若輩。亡國宜矣。我不忍與同生。乃縊。見王源居業堂集

陳衷壹

陳衷壹。逸其名。以字行。鳳陽諸生。幼喜兵。好奇計。岸異負大志。鄉里一男子。忽欵衷壹門。直入叩頭求赦。死。衷壹叱曰。若狂耶。我初不識。若何罪。我何力赦。若死。男子曰。我夜夢鬼卒攫去。曰汝應死。某惶泣籲生。過一廟。卒曰。廟中神可活汝。某曰。何神也。曰。此汝邑陳君衷壹也。遽挾之入而覺。言罷。復叩頭流涕。固以請。衷壹大笑。書赦汝。

二字擲之。曰吾赦汝。其人欣然謝去。遂無恙。袁壹由是益自負。巡撫鳳陽朱大典聞其名。聘之不能用。三上書閣部史公亦不用。汝甯大俠劉扁子者。聚鄉勇數萬。保山砦拒賊。獨與袁壹深相結。會南都潰。扁子自盡。其眾亦散。久之。袁壹不自聊。歎曰。吾不能為將相封侯。當作神仙。白日超舉耳。遂棄家為道士。游五岳。徧歷九州名勝。求神仙。涉海數萬里。訪三山。西過洱海。北出嘉峪關。東北越松花江千餘里。乃神仙卒不可得。而袁壹且老。歸語人曰。神仙必可得。但未遇耳。使我壽百年。神仙豈終遠乎。袁壹後頗得延年術。服食導引。年八十餘。精力不衰。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大本

尉氏有王大本者。諸生為賊帥封伯京師陷。大本與他賊四人共得懿安皇后。四賊不遜。大本怒曰。此一代國母。胡可干也。手刃之。懿安死而未辱。願上高澤生為余言。澤生字孔霖。留心當年軼事。其言足信。見王源居業堂集

諸天祐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倜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賊遣

萬人攻之。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間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即馳下。乃單騎緩轡。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亂。三十騎自山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擒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十七年。賊長驅渡河。向京師。分遣偽權將軍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亡走山谷間。三月。賊陷京師。天祐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鐵虎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尚惜死乎。立起謁天祐。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砦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即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十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天祐大笑。擲與之。至是。其將適在軍中。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

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王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陣。虎頭為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見王源居業堂集。

王義士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從兄耕。時多盜。兄誠曰。慎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即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畧過人。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躡屩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驍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為兄弟。部署既定。大眾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為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擐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為兄報仇。乃撫其妻子。並傾橐。招四方。

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見王源居

業堂集

劉長庚

同州諸生劉長庚。字醉白。少剛介尚義。負士望。崇禎十六年。督師孫公傳庭戰歿。賊乘勝陷西安。闕中望風降服。長庚歎曰。勢不可為矣。乃趨孔子廟哭拜。焚衣巾於殿。下歸而拜辭祖考。登樓痛飲。悲歌竟日。題詩滿壁上。妻黨氏。妾雷氏。子二女一。皆幼。謂其妻曰。若老矣。可無死。為我撫二子。顧其妾曰。若少。將安歸。妾泣曰。君死敢不從。君死。長庚笑曰。信乎。妾曰。君不信。妾請先君死。長庚大笑。起而揖之。指樓前地。謂妻曰。葬我於此。於時拔刀先殺其六歲女。繼殺其妾。然後從容整衣。引帶自縊。死其妻葬之樓下。邑人聞之。皆流涕。國初建祠祀之。康熙三十七年。知州金人望修其祠。訪其後人。二子死矣。獨一孫窮賣餅。乃請於學使。假以諸生服祀其先。又捐金為娶婦。置產。以延其後云。見王源居業堂集

五公山人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

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初山人父延喜。縣諸生。尚義。天下亂。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即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闖賊陷京師。山人父率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擒偽官郝丕績等斬之。大清師入山人父為仇家所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慄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某長子也。來赴死。遂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萃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為解。乃免。山人於是隱易之五公山。與太原傅山同郡張羅。詰呂申諸子。日相切劘。嘗集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十卷。文三十二卷。其為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與人和易從容。簡諦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戰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曰。王先生命世才也。

胡穆孟

胡穆孟閩人。其先以武功世襲衛指揮。父上琛。當唐藩亡國。率家人朝服北向再拜。仰藥自盡。閨門殉難僅餘二子。穆孟其長也。穆孟少遭變故。孤苦無依。右衛守備王邦鎮有女。素聰明知大義。以穆孟忠臣之後。因許字焉。穆孟將門子。韜畧騎射。少成習貫。鼎革襲除。無以自効。勉應武科。捷鄉試而連江沈廷棟。以同年友雅善穆孟。嘗讀書山寺。旁有荒寺。至夜輒聞人語。誼穆孟潛往窺。見燈燭煌煌。數十人列坐左右。分校簿籍。若掾吏狀。穆孟竊疑荒山中。豈有長吏期會簿書如是其急耶。微詢故。有對者曰。邇者割運將興。四方有亂。民遭兵戈刑獄之厄。不可數計。凡劫中人悉已定。此其籍也。穆孟試取一帙就視。則已名在籍中。倉皇自失。眾忽不見。穆孟自是始戒心。淡然無復功名之志矣。甲寅靖南王反。徵武甲武科。以為車騎驍騎諸常侍。穆孟堅辭偽命。逃之連江。就廷棟家。廷棟房師為某縣知縣某。以事至省。廷棟具書幣修候。已入。緘未發也。穆孟竊視其書。中述靖藩舉動乖亂。人心不屬。難成大事。駭曰。此何等語。豈可形之筆札間耶。往必取咎。因取書潤色之。稍隱約其辭。自為更書。入故